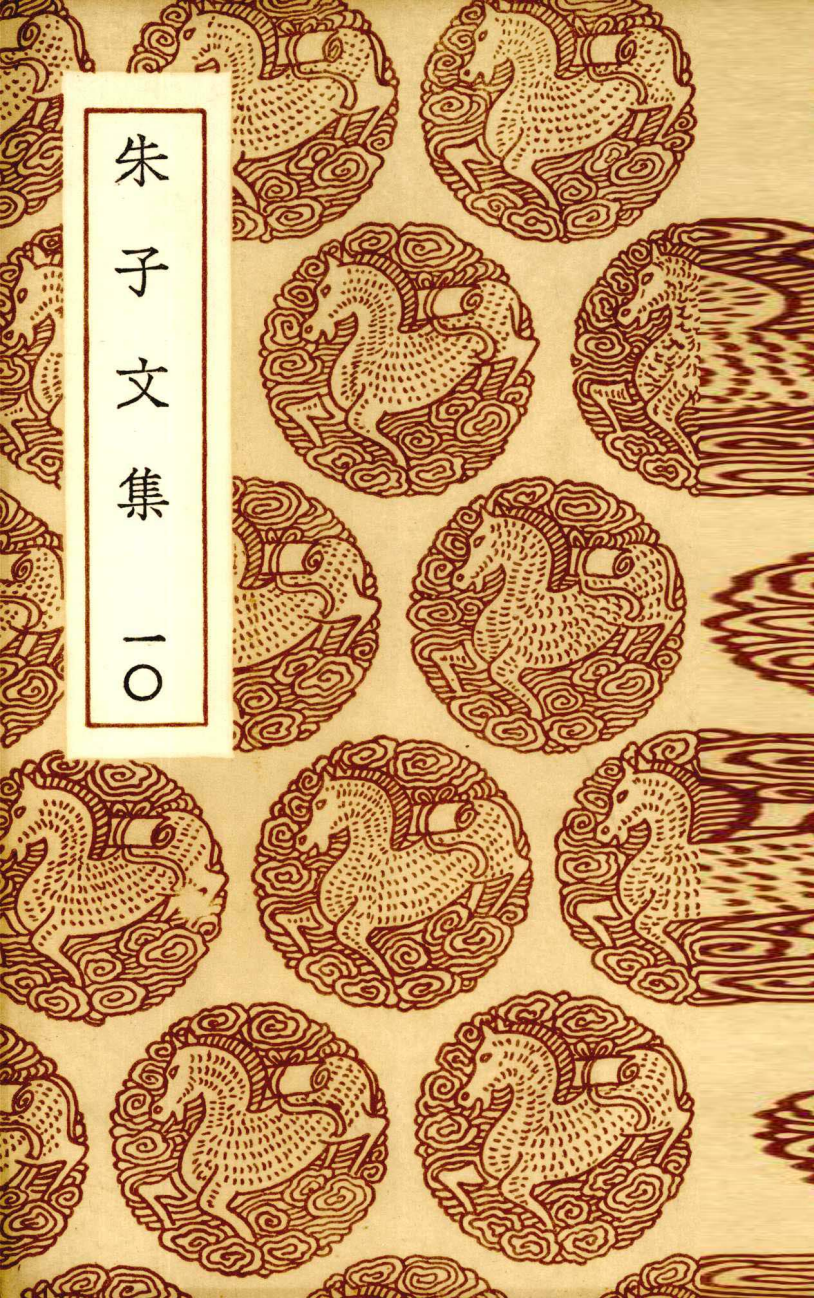


朱子文集一〇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 者 朱 熹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王 雲 五 主 編
叢 書 集 成 初 編
朱 子 文 集
十 冊

(本書校對者 沈抱秋 謝雨東 孫平治 王文治 王 樸 王崑武 黃 堅)

朱子文集卷之十七

墓誌銘

迪功郎致仕董公墓誌銘

君諱琦字順之。饒州德興人。董爲德興著姓。世有登儒科者。君之曾大父□左朝奉郎太醫令大父林右從政郎處州縉雲縣令。比兩世皆以才稱。父陸始不仕而亦以氣節聞。君生有英氣。務爲倜儻可喜。事不肯踐繩約。縉雲君憂其過名之曰執柔。而字以順之。曰以是爲爾韋絃之戒。君佩服惟謹。及更今名而猶以舊字行。示不敢忘也。年二十五始從鄉先生韓溪程公受春秋學。程公命設几案。日與對誦春秋左氏及近世胡氏傳。時時爲說大義。稍以禮法開之。君自是寢若有省。痛自刻厲。雖益以風義自許而不復事少年豪習矣。義役法行。首出田粟倡之事。以時定。里人賴之。嘗卜壽藏。既得吉。而所知有貧不克葬者。舉以畀之。無吝色。少嘗從程君侗及其弟舟學。二君沒久。遇其子若孫。恩意不少衰。其好義多此類。晚得諸公家祭禮。讀之曰。是固可勉。自是歲時祀饗。齋潔灌薦。跪起如法。比老不倦。既絕意進取。漸屏家務。卽所居旁雜藝花木蔬果以自娛。客至開尊命酌。劇談終日。閒及世事。而處其是非成敗。則雖老於朝市者不逮也。淳熙十二年。天子奉觴德壽宮。推恩耆老。以子銖故。授迪功郎致仕。紹熙三年八月庚寅。以疾終。年

七十有六。蓋君爲人精悍。議論貴決白。不爲模稜含糊態。有所喜怒。若茹物不下。必吐出迺已。然已過則夷然。未嘗宿怨。人或待以橫逆。往往更結以恩意。使自愧悔。以是士之賢者愛之。其不肖者傾事之。及其卒也。皆傷之。少嘗讀馬援傳。慨然慕之。既涉世不偶。又頗聞先生長者餘論。乃更折節爲儒生。自力於善識之者。謂其視疇昔猶兩人也。嗟夫。天下平治。士無功名才否。一區之死無聲。昔人嘗恨之。如君者。使少有所遇合。以其才韻頡一。世可量哉。娶周氏李氏。皆前卒。子男四人。鎬、銖、錫、鑑。女三人。嫁余梓、程徹、王中皆周出也。而鎬、鑑及程氏女亦前卒。孫男三人。女二人。明年銖將葬君湖山之原。以周氏祔。且屬新吉州錄事參軍程洵允夫。狀君行如此。來請銘。予不及識君。而韓溪先生者。先君子之內弟。允夫卽其子也。銖又來學。故聞君之行事爲詳。其可辭。始君自恨知學晚。教子甚力。故諸子多材。而鎬、銖皆舉進士。銖尤好學自立。庶能成君志者。銘曰。

才之良。氣之剛。有求必予。義之方。能不試。老其鄉。嗚呼歸哉。此其藏。

知南康軍石君墓誌銘

吾友石君子重諱某。其先世爲會稽新昌右族。曾大父諱某。不仕。大父諱某。避庚子之亂。始居台州臨海縣。後以遺逸召。授右迪功郎。以沒。父諱某。贈朝奉郎。母安人朱氏。太宜人陳氏。君幼端慤。警悟不羣。年十二。卽自知刻意爲學。晝夜不怠。年十八。擢進士第。丁外艱。服除。授左迪功郎。郴州桂陽縣主簿。會故參知政事李安簡公謫居郡下。性嚴重不輕許可。一見君深器重之。授館其家。日與論說前言往行。勵以致遠。

之業。常語人曰。吾閱人多矣。未有石君比者。秩滿。循從事郎。調泉州同安縣丞。天旱民饑。縣白府請得蠲歲租如故事。太守怒。檄君杖主吏。君移書太守曰。杖一吏細事耳。然其所繫則大。民今皇皇無以爲命。縱不能救。忍復箝其口乎。太守怒未已。遣幕府按驗。至則希守意。以爲不當蠲。君爭益力。部使者聞之。因以其事諉君。君旣行視歸。卽揭榜諭民。蠲之什九。然後言府。且亟召鄉吏閉廨中。使鄉爲一榜。戶列所蠲。與其當輸之數。旣成。立授里胥。使走揭於其所。於是上官不得變其說。鄉吏無所逞其姦。邑人便之。改宣教郎。知常州武進縣事。民訟有數年不決者。君一訊立辨。雖姦民健猾者。亦皆驚服愧謝而去。他邑滯訟多請屬君以決。郡守欲爲寓客治第。而屬役於縣。具費且數十萬。君不可。曰。吾爲天子牧民。豈爲若人治第者耶。且浚吾民之膏血以媚人。吾不忍也。守怒。欲中以法。掇拾亡所得。會君有親嫌。法當兩易。君不顧。求罷。徑歸。民數千人詣郡請留。君不可。則相與伺守出。遮道號訴。至有褫其襜帷者。守不能禁。君因更調南劍州尤溪縣。待次家食三年。雖貧不戚也。至官。吏以財匱請借民租。君不答。但曰。治稅籍。凡民逃絕。而田入見戶者。與鬻產而不能更其籍者。皆正之。又謹視其出內之際。要爲簡易以便民。而吏不得以容其姦。關市之征。亦損其數。於是官無苛擾。農商得職。租入以時。力役有序。至有爭先爲里正者。縣故窮僻。學校久廢。士寡見聞。不知所以爲學。君至。卽命其友古田林用中來掌教事。而選邑子願學者充弟子員。始教之日。親率佐史宿賓客往臨之。因爲陳說聖賢教學。凡以爲修己治人之資。而非如今之所謂者。聞者皆動心焉。自是五日一往。伐鼓升堂。問諸生進業次第。相與反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員外諸生數十。或異

邦之人皆裹糧來就學。君視故學宮爲不稱。乃廣其規模。新其棟宇。市書萬卷。買田數百畝。以充入之。旣成。爲考古制。舉鄉飲酒禮。以落之。於是士始知學。而民俗亦變。君又撫其舊俗之不美者。數事爲文以訓飭之。民皆傳寫誦習焉。遠鄉有據險自豪。不輸租賦數十年。日與比聯爲讐敵者。君爲榜以諭之。卽斂手聽命。輸賦解讐。復與齊民齒。民王某者。有刑罪。具獄上府吏。以邀求不厭。欲致之死。君爭之不聽。則請自對獄。與吏辯。代民死。民乃得免。歲大疫。多治藥劑。分遣醫者。散之村落。自爲詩以勸之。賴以活者甚衆。及代去。民或畫像祠之。監察御史陳公舉善。聞其賢。薦之朝。而君自從吏部。選授福建路安撫司幹辦公事。以去。會丞相史公再入。薦一時名士數人。君復與焉。有旨召對。君辭不獲。乃入見。首陳人君之道。與天同方。天心至公。故人君之心。不可以有一毫之私。因歷引時事以質之。言甚剴切。上皆然之。差監登聞檢院。未幾除將作監主簿。尋改太常。居頃之。有所不樂。因謁告歸省。請得奉祠終養。除知南康軍事。將行。而遭內艱。未終制。有詔舉材堪刺舉者。吏部尙書鄭公丙。以君對。然君已不及聞矣。其卒以淳熙九年六月乙丑。享年五十有五。積官至朝散郎。君爲人外和內剛。平居恂恂如不能言者。而遇事立斷。毅然有不可犯之色。事繼母承順不違。兄弟之閒。怡怡如也。族黨有貧不能自活者。買田捐金以振業之。教其子與己子等。嫁孤女多得所。歸道遇棄子。募人母之。月有給焉。其爲政一主於愛民。而憂國之心又甚切。於賢材之用舍。政令之得失。一有所聞。憂喜之誠。形於言色。至或衆日不解。然自處甚約。自律甚嚴。在州縣未嘗屈意上官。在朝廷未嘗造請當路。繇疏賤一旦見天子。盡言竭忠。未嘗少爲迂回避就之計。其爲學。自聘君

朝奉時已傳其業。後更從舅氏太子詹事陳公良翰受書焉。聞人之善必手記而心慕之。其人可見。雖少賤僻遠不憚。其與予游相好尤篤也。晚名其燕居之室曰克齋。讀書其間。沒身不懈。後生執業就正者皆賴君知所鄉。而君未嘗少自足也。此其志豈可量哉。予前年守南康。朝廷以君與予善。除以爲代。予亦日夜望君至。冀得用疲疋學子爲寄。而君不果來。當年奉使浙東。聞新剡饑民轉入台境甚衆。亟以屬君。君卽慨然以爲己任。其得免於饑凍捐瘠而歸者蓋數百人。然其後予以事至台。則已不及見君。而哭其殯矣。嗚呼悲夫。君之配朱氏劉氏李氏皆贈安人。姜氏封安人。子男四人。繼微繼喻繼善繼周。女五人。長適范籍。次許嫁商月卿。餘尙幼。君爲文明白徑切。似其爲人。然非有故未嘗作。今有文集十卷藏於家。所集周易大學中庸解。又數十卷傳學者。繼微等將以十二月庚申葬君龍谷山雲溪先塋之側。使來請銘。時予已病歸臥故山。念不得往而祖君之行也。乃敘其事而銘之。其詞曰。

予悲斯人之病而莫與瘳也。悼斯學之孤而莫與儔也。又哀君之有志而久不醺也。時若可埃。而君不留也。龍谷之城雲溪之宅。詔彼茫茫。不在斯刻。

司農寺丞翁君墓碣銘

紹興中宰相秦檜專柄用事。諸有故怨及不附己者。皆誣以罪竄嶺海。故相趙忠簡公用此死朱崖。天子哀之。還其柩。將葬衢州常山縣。郡將章傑紹聖丞相惇諸孫雅怨趙公。當國時奉詔治惇罪。又希檜旨。陽以善意。檄常山尉翁君蒙之護其喪。一日下書翁君曰。趙氏私爲酒以飲役夫。亟捕責之法。而陰使人諭

意使並搜取趙公平日知舊往來書疏欲以敗趙氏快私憾且媚檜取美官翁君不可則啗以利又不可則脅以威往反再三翁君度傑意壯不但己或更屬他吏則事有不可爲者卽密告趙氏夜取諸文書悉燒之無片紙在翌旦乃往爲搜捕者而以無所得告傑怒又廉知翁君女弟適故禮部侍郎胡公寅實當時草詔罪狀惇者益怒乃誣翁君他罪劾之會胡公弟寧爲尙書郎具以其事白檜檜亦悟爲傑所賣下其事安撫使問狀徙翁君官旁郡趙氏亦竟得無他而傑遂廢不復用當是時天下莫不高翁君之誼慕翁君之名而想見其爲人者今天子卽位近臣乃以其事聞上亟召見嘉歎其節改秩再除中都官皆以省員補外晚乃歸爲司農寺丞未幾而卒聞者莫不哀之君字子功世家建寧府崇安縣之白水村大父彥深宣和中爲祕書少監梁師成欲一見之不可得遂久不徙官其後歷國子祭酒太常少卿以集英殿修撰歸老於家父揆文林郎密州司士曹事亦以文行知名蚤卒君以集英任補登仕郎調右迪功郎尉常山移婺之蘭溪更調明州司理參軍以母喪不赴主管吏部架閣文字又以少母喪去官改□□郎監登聞鼓院出爲江南東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當塗潞疫君以檄案行拯療極力全活甚衆除軍器監丞又主江西安撫機宜文字復值歲凶君佐其府咨訪處畫用力尤多使龔公茂良與諸使者合言於朝乃召丞大農卒時年五十有二淳熙元年二月十三日也君自幼卓犖不羣曹偶敬憚而孝謹順悌事集英及母兄無閒言兄沒撫其孤甚厚嫁其女先己女集英引年恩當及君子君推以予從祖弟履之家居不問有無仕官不計升黜至於周人之急則亦不復知有難易多寡之擇卽有不逮雖奔走乞貸勞辱不

憚也。歷陽張晉齋。以子孝祥。被親擢。冠多士。故忤相檜意。逮繫廷尉。親舊畏禍及己。莫與通。求所以爲橐餗費者。無所得。君聞之。獨慨然謁其兄。罄家貲得白金百兩遺之。會檜死。事乃解。後張氏父子俱官達。以此德君。終其身不能忘。君與之游。亦每規正其失。無所避。人兩賢之。在江西時。同僚劉氏子琦。奔父喪。病疫甚殆。人莫敢視。君獨興致其家。蚤莫躬治粥藥。琦得不死。他所爲類此。人所難者甚衆。不勝紀。平居食客滿堂。莫非有求於君者。而君不之厭也。娶李氏。紹興史官彌正之女。先卒無子。以從祖兄誠之之子。樗年爲後。一女適修職郎王伸。君家自集英時。有別業金陵。君卽居之。旣卒。遂葬江寧縣西北村。祔以李氏。後數年。君之甥。豫章通守胡君大原。狀君行事以來曰。舅氏志未克伸。而不幸至此。其高節馴行。有不可以弗識者。子盍識諸。吾且刻其墓上。予婦家與君有連姻。得蚤從君游。相期甚厚。讀其書爲出涕。不忍辭也。乃書其事而銘之。銘曰。

仁全故家。知折姦謀。勇蹈大難。賁育其儔。偉哉若人。躬此達德。俛哉終身。靡有回適。無曰斯丘。四尺之崇。忘私起懦。千載高風。

國錄魏公墓誌銘

元履姓魏氏。舊名挺之。後更名揆之。則字子實。然其以元履聞也久。故稱者莫能易也。家建寧府建陽縣之招賢里。以儒學顯。其胄出遷徙之所繇。則故侍郎胡公寅已識於元履先君子之墓矣。元履幼有大志。少長游郡庠。事籍溪先生胡公憲。先生奇之。已而徧從鄉之儒先長者游。閒適四方。又盡交其先達名士。

於是聞見日廣。而聲稱日益大。嘗客衢守章傑家。會故相趙忠簡公薨海上。歸葬常山。傑雅怨趙公。又希秦檜意。逮繫其家人。劾治甚急。人畏其兇虐。無敢議者。元履獨慨然以書嚙讓傑。長揖徑歸。傑亦不能害也。兩以鄉舉試禮部。皆不第。閩帥汪公應辰。建守陳公正同。知其賢。相與論薦於朝。時相尼之。又不得召。後數歲。詔舉遺逸。部刺史芮公燁。遂帥其寮。與帥守六人者。共以元履行誼爲言。於是詔特徵之。元履辭謝不獲。則以布衣入見。極陳當世之務。大要勸上以修德業。正人心。養士氣。爲恢復之本。上獎歎開納。勞問移時。明日遂有詔。賜同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守太學錄。乾道四年十有二月也。異時學官不與諸生接。亦漫不省學事。徒養望自高而已。元履既就職。則日進諸生而教誨之。且視其居有壞者。或幾壓焉。則請於朝。得緡錢四十萬以葺之。釋奠孔子祠。職當分獻先賢之從祀者。則先事白宰相。王安石父子。以邪說惑主聽。溺人心。馴致禍亂。不應祀典。而河南程氏兄弟。倡明絕學。以幸來今。其功爲大。請言於上。廢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從食。不聽。他日又言太學之教。宜以德行經術爲先。其次尤當使之通習世務。以備官使。今壹以空言浮說取人。非是。又不聽。至他政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而宰相不能正。臺諫侍從不敢言者。亦無不抗疏盡言。以諫至三四。上不納。則移病杜門。以書質責宰相。語尤切。宰相雅知元履。招徠之。至是始不能平。而元履前已數求去矣。遂以迎親予告。使歸。行數日。罷爲台州州學教授。元履自少則有志於當世。晚而遇主。謂可以行其學。然其仕不能半歲。而不合以歸。閒獨喟然歎曰。上恩深厚如此。而吾學不至。無以感悟報塞。吾罪大矣。先是嘗榜其書之室曰艮齋。至是日處其閒。方將條理舊

學以益求其所未至。從游之士稍有自遠來者。而不幸病不起矣。病革時。顧念君親。處理家事。無一言之繆。其母視之。不巾不見也。戒其子母以僧巫俗禮浼我。且以書召其友新安朱熹至。則盡以終事爲寄。而訣卒之日。實九年閏月壬戌。其年五十有八矣。娶同郡劉氏。徵士勉之之兄女。先十九年卒。繼室虞氏。子男二人。李伯國。學進士。孝朋尙幼。所爲文章。若論議訓說。合數十卷。藏於家。元履於學無不講。而尤長於前代治亂廢興存亡之說。以至本朝故事之實。皆領略通貫。識其大者。平居論說。聽者悚然。居家謹喪祭重禮法。恤親舊。雖貧不懈。從父有落南者。千里迎養。死葬如禮。而字其孤。尤有恩。歲饑爲粥以食餓者。而力請移粟於官。邑里賴焉。又嘗請督鄉人之不葬其親者。富予期。貧予費。而掩其無主後者。以千數。爲文以戒生子而不舉者。所全活者亦甚衆。與人交尤盡情。嘉其善而救其失。如恐不及。後進以禮來者。苟有一長。必汲汲推挽成就之。其處心制行類如此。故嘗有病其爲人太過者。元履笑曰。不猶愈於橫目自營者耶。至或訾其近名。則蹙然曰。使夫人而皆避此嫌。則爲善之路絕矣。此其學道愛人之本意也。嗚呼。使其老壽通達。舉而施之。則其所以及人者。爲如何哉。孝伯將以七月己未。奉其柩葬所居之南不十里。所謂長坂者。元履平生時所樂處也。予往莅其卜。孝伯泣拜。奉嚴君士敦之狀。以銘文爲請。予惟元履垂絕之言。若有及此者。顧雖不能不忍負也。則應曰諾。退視其狀。不誣。因掇其大者。序而銘之。銘曰。謂天嗇之。則曷其材且志也。曰其德之。則又不年以位也。竟使抱其餘以沒於地也。我銘以哀之。又以掩其隊也。

陳師德墓誌銘

自周衰官失而民無常產士不知學或者務爲剽掠纂組之工以希名射利蓋本出於俯仰寒餓之迫有不獲已者而其後或更以爲能焉俗弊風訛迭相夸尙於是公卿子弟之才者往往亦慕而爲之無所於迫而徒取銜鬻之差顧反薄君恩輕世祿捐本學以從事於場屋無用之文舉世競馳恬不覺悟而聖賢修己治人之方國家禮義廉恥之教益泯泯矣嗚呼斯其爲弊也久矣不有卓然高志遠識之士其孰能有以反之哉如吾師德者蓋庶幾焉而不及就其志而疾病以死其亦可哀也已師德莆田人姓陳氏名定丞相信安公之第三子也母曰福國夫人聶氏師德生秀異自孩幼已有成人之度年十二三則已知古人爲己之學而不屑爲舉子之文矣一日以公命因子友括蒼吳君耕老以書來道其志而請業焉予三復其辭而嘉之然亦意其必已淫思力索於空幻恍惚之場也則報之曰聖賢之學雖不可以淺意量然學之者必自其近而易者始師德於是始欲因子言而反求之旣疲於宿昔思慮之苦而感疾殆矣其後屢欲求見且將徧求世之有道君子而師友之竟以病不果行且死猶語其友方來耕道使言於予以不及相見爲深恨明年其仲兄守師中見予於建陽遂以耕道所狀行實一通屬予銘其窆予不忍辭也狀言師德性至孝事信安公及母夫人曲盡愛敬劑和烹飪必躬必親左右周旋不違義理而未嘗失顏色於兄弟尤友愛以公奏授右承奉郎娶同郡林氏朝請郎一鳴之女年二十有五以淳熙甲午七月己亥卒於其疾之革也公夫人往視之謂曰死生有命汝所知也師德拱手對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又顧其兄。屬以問學修身之意。越夕而逝。公夫人哭之哀。以其伯兄之子福孫後之。而葬之石泉祖塋之側。嗚呼。有如師德之志。而其行事可得而書者。止於如此。是不亦可哀也哉。然其所立。視世俗之學。昧利辱身。得已而不已者。則既絕矣。夫豈不足以頗慰公夫人之念。與其兄弟朋友之思哉。予是以銘曰。

士孰不學。其方則殊。毫忽之差。有瞋其徒。卓哉若人。惟義之學。刻意劬躬。蹈履前覺。天不耆之。以駿其奔。淵冰免矣。志氣則存。石泉之瀕。於祔於宅。孰全其歸。視此幽刻。

邵武縣丞謝君墓碣銘

臨川有隱君子曰溪堂先生謝君。名逸。字無逸。與其弟竹友先生。名邁。字幼槃。俱學詩於黃太史氏。而以清介廉節。有聞於時。然皆不遇以死。是以獨以其詩行於四方。而其行業之懿。則非其邑子有不得而詳焉。是可歎已。竹友之子曰敏行。字長訥。自號中隱居士。娶季氏。生子曰源。字資深。始以進士得官。爲文林郎。邵武軍邵武縣丞。且以慶恩。得封其母。爲太安人。蓋將有以大其門者。而不幸以卒。識者莫不傷之。資深自幼日誦數千言。少長受經屬文。有聲庠塾間。士大夫之賢者。來臨川。聞其名。莫不延致而賓禮之。再試禮部中第。宰相以兩先生故。不使從吏部選。言於上。以爲建昌軍學教授。居官靜重。有守。然事有當爲。亦不憚改革也。嘗祠其鄉之賢者五人於學。以勸諸生。而故劉侍郎季高爲之記。秩滿。諸生相率狀其行治。扣漕臺請留之。使者知其賢。顧法不可。因相與薦之。得稍遷秩。復教授江州州學。未行。遭父喪。終制。調

隆興府南昌縣丞會李侍郎仁甫將漕江西搜輯舊聞以修一路圖經於官屬中獨以資深爲可與於此者又與諸使者共薦之嘗行邑事歲餘屬帥守以聚斂爲急諸邑奉承惟謹而資深獨無所屈常歎曰迫貧民以奉上官吾弗忍爲也帥守以是於資深獨不悅而邑人深德之既去父兄子弟相與送之數里不絕帥守愧歎亟以薦書追而與之詣曹校考當改京秩會舉將有故不果遂來邵武當路者多知其賢而常平使者宋君若水尤敬重之又率同列交薦章下而資深已病不起矣時年五十有八淳熙辛丑九月己丑也資深天資渾厚人少見其喜怒未第時數學以奉甘旨教撫弟妹而婚嫁之鄉黨稱其孝友家世清貧獨有園廬數畝中隱君既以其號榜之至資深雖從官然於生產亦不能有所增益獨葺此園築室其間雜蒔花木蔬果桑竹暇日挾冊吟哦其間雖飯蔬飲水不自知其有不足也其詩秀潤和雅有二祖風致存者百餘篇號空齋詩藁云資深娶同郡黃氏生三男五女男曰樞曰機曰椿女所適曰嚴享甫曰饒祁餘未有行也資深在邵武時嘗以檄書使道過我予雅聞資深名一見卽知其長者既去游武夷山水閒得予所結廬處復留詩見屬予以是又知其句律之妙可追前輩無慙也顧未及酬而聞其訃又以病不能往弔今樞等旣葬資深中隱君墓之側而以書奉資深親友吳君炳若之狀來請銘時予方病欲謝不能又念資深前日賦詩相屬之意不可以終莫之償也乃爲之銘銘曰

惟君家世隱淪載其德諸後人君承之勢欲振塗未半隕厥身藏於斯從隱君陵爲谷訂此文

從事郎監潭州南嶽廟劉君墓誌銘

淳熙十二年夏六月二十三日。從事郎監潭州南嶽廟建安劉君平甫卒於家。予往哭之再三。其兄子學雅。與諸孤學古等。遂以墓銘爲請。予初嘗受學於平甫。先君子之門。因得與平甫相長大。其後平甫諸兄。游宦四方。平甫多家居不從。以故予於平甫。又獨得久相與。於今四十有餘年矣。然予長平甫八九歲。又以勞悴早衰。而平甫優游彊健。雖少年有不及。豈意今乃反哭平甫。而遂銘其藏哉。顧與平甫游最久。而知之深莫如予者。不忍辭也。平甫名珣。建之崇安縣人。屏山先生諱子輦之子。而贈太師文安忠顯公之孫也。忠顯公以忠義死國。著名靖康建炎之間。國史有傳。生三子。長曰寶文閣直學士贈少傅諱子羽。而屏山先生其季也。少嘗一仕。爲莆陽郡丞。秩滿。卽稱疾奉祠以歸。樂道著書。十有七年而卒。其書皆傳世。以平甫少傅公幼子爲之後。補官餘三十年。亦未嘗一日仕州縣。雖其邂逅不遭。事有適相似者。抑其家法之傳。亦有自也。蓋平甫自始仕。卽爲南嶽祠官。嘗調諸路提點坑冶鑄錢司幹辦公事。福建路安撫司準備差遣。皆未及赴。而以省員罷。最後從兄忠肅公。強使出爲注官。得邵武軍司戶參軍。則平甫山林之趣已成。不能俛首從吏役矣。亦會忠肅公薨。平甫遂決長往之計。力請諸公。復得爲祠官。超然自放。以殫其身。蓋其年少時氣甚豪。自再直廢省。卽自知其不偶。而先廬屏山之下。前帶潭溪。館宇靚深。竹樹蒙密。顧而樂之。不忍去也。因以暇日。廣其觀游。種木疏泉。上下澗谷。竟日不厭。自以爲退隱於家。兼農圃漁樵之役。而隨緣閱世。復善脩身。又庶幾古人日損日益之意。則自名其室曰七者之寮。而刻文壁間。以志其目。中葬其妻武夷東南十里許。卽豫卜壽藏其旁。因山田闢臺館。以達於溪上。良辰勝日。往來兩山之間。

絃琴觴酒。屬客賦詩。其樂雖與人同。而其習聞先君子之遺風餘韻。與夫當世之儒先長者之雅致。泯然有以會於其心。而適於其身。至於不知爵祿之可懷。勢利之可悅。則人有所不能及也。天資孝友。事世母慶國夫人。及忠肅公甚謹。服其喪皆過禮。嗣主家政。聚族衆多。而法度修整。恩意均洽。少有逸才。而不肯事舉子業。賦詩甚敏。而工。然亦未嘗深留意也。爲人簡易跌宕。衣冠食飲。取具無所擇。而蒐輯先世遺文軼事。纖悉無遺。聚書教子。校讎課督。皆有程品。爲州縣董社倉斂散。爲帥司賑貧民。舉子者。詢究利病。鉤校簿書。其夙夜之勤。居官者有不及。鄉人德之。而論者於是乃知平甫。非漠然無意於世者。於其死也。莫不哀之。以爲使得試用。所立當何如也。平甫娶同郡范氏。直祕閣如圭之女。無子而撫愛諸子如己出。事慶國夫人。孝愛尤篤。苟可以已其疾。雖體膚無所愛也。先平甫十六年卒。平甫有六男七女。學古迪功郎泉州同安縣主簿。學博將仕郎。學圃尙幼。而學正。學箕。學稼。皆出爲諸兄後。其次女亦嫁而天云。平甫卒時年四十八。葬以是歲十二月十二日。墓在范夫人塋東十有八步。其銘曰。

嗚呼平甫。寧其材之不信。而不忍其志之詘也。寧其躬之不燕。而不忘其鄉之卹也。幔亭之南。其川齋淪。岡巒萃也。生樂其游。死銘其丘。彌百世而不歿也。

江君清卿墓誌銘

淳熙十有四年春二月庚午。鶴山江君清卿卒。冬十有一月庚申。葬於其里少東夏嶺之原。前期其弟嗣以書致今臨江通守賈侯應之狀來請銘。予幸蚤得從清卿游。然家居相距百餘里。不得旦暮相與切磋。